



宁同万死碎绮翼
不忍云间两分张
沧溟水 著

珍珠传奇

下

大唐荣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陈水著

大唐荣耀

珍珠传奇

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荣耀: 珍珠传奇 / 沧溟水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3 (2017.3重印)

ISBN 978-7-5104-6195-8

I. ①大…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994号

大唐荣耀: 珍珠传奇

作 者: 沧溟水

责任编辑: 贾瑞娜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策 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650 千字 印张: 37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195-8

定 价: 6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第三卷 月临高阁 001

第四十七章	九重宫阙参差见	002
第四十八章	干排雷雨犹力争	009
第四十九章	晶晶行云浮日光	015
第五十章	风过回廊幕有波	021
第五十一章	荆棘满怀天未明	027
第五十二章	朝惊云气遮天阁	033
第五十三章	暗中持照不见影	040
第五十四章	竞持飘忽意何穷	047
第五十五章	萤在荒芜月在天	054
第五十六章	直比沧溟未是深	060
第五十七章	重重曲涧侵危石	067
第五十八章	江流不语意相问	074
第五十九章	锦江风撼云霞碎	080
第六十章	相逢相失还如梦	087
第六十一章	人间何事堪惆怅	093
第六十二章	自此孤云不可期	098



目
录

第四卷 万古江河 107

第六十三章	西看明月忆蛾眉	108
第六十四章	纵横逸气走风雷	114
第六十五章	兵残楚帐夜闻歌	120
第六十六章	帝城尘梦一年间	127
第六十七章	万里烟霄中路分	133
第六十八章	兰深芷密无人见	139
第六十九章	遥遥关塞断烟霞	146
第七十章	惊风时掠暮沙旋	152
第七十一章	大漠风尘日色昏	159
第七十二章	与君别有相知分	165
第七十三章	尘埃忽静心悄然	172
第七十四章	残星下照霓襟冷	179
第七十五章	似隔前身梦寐游	186
第七十六章	决云中断开青天	193
第七十七章	雷惊电激语难闻	199
第七十八章	长飙风中自来往	206



目录

第七十九章	英雄一去豪华尽	213
第八十章	悲莫悲兮生别离	220
第八十一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	227
第八十二章	雷霆却避锋芒疾	234
第八十三章	风入寒松声自古	241
第八十四章	水归沧海意皆深	248
第八十五章	星复南宫逼紫微	255
第八十六章	天际从龙自不归	262
第八十七章	凤笙去去无边已	269
第八十八章	万里河山一梦回	277
尾声		285
后记		288
番外一	水声激激风生衣	289
番外二	打金枝	292



第三卷

月临高阁



第四十七章 九重宫阙参差见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九。十余日来连降大雨，气温骤然下降，俗语说十月小阳春，若在长安，此时气候依然温和甜腻，然凤翔却冷雾弥漫，日日乌云盖顶，压抑得人喘不过气。

“适儿，乖——将糕点拿我一块。”张淑妃的寝殿里，张淑妃正与沈珍珠逗弄着李适和李侗。说是寝殿，其实不过是十余尺见方、分为内外两室的简单陈设房间而已，不过比李俦与沈珍珠所居房室宽敞一些。

李适已满周岁，他学步甚早，方足十月便可蹒跚行走，此时走路已十分顺畅，学语略慢一些，口里咿呀，只会唤得“娘”“爹爹”，身着织锦小袍，小小人儿，面目长得愈加饱满，肤白眉挺，更像李俦了。虽口不能言，小人儿绝顶聪明，心里是明白的，听了张淑妃的话，撇开牵着自己小手的宫女，迈开小腿，稳稳当当走到放着糕点的软榻几案前。踮起脚儿，伸出手只刚刚够着几案的边缘，小人儿犯了难，求援般地望向沈珍珠：“娘——”

沈珍珠和张淑妃都温和地笑起来，宫女将盛糕点的漆盘端下，弯腰递与李适，细声道：“世子请取。”

母亲的笑便是鼓励，李适“咯咯”笑着从盘中取糕点，左手握一块，右手再捏一块，还要再拿，张淑妃笑骂道：“小贪吃！你的手儿拿不了这么多！”边说，边从宫女手中接过瞪着大眼睛看热闹的李侗小小身躯，刮着他的小脸，笑道：“你呀，你呀，什么时候像你的皇侄，学会自己走路？省得为娘的操心！”

沈珍珠垂目，低声笑答道：“侗还不足十月，娘娘太心急了！”张淑妃育有两子，李俦与李侗，年岁均甚幼，大一点的李俦亦仅四岁。

张淑妃道：“为娘的都是这样，总盼着自己孩儿一日之内便长大成人，珍珠，我就不信你不是这样想。”

“早些成人固然是好，我看适儿现在这样，一天天长大，每日都有不同，更是有趣。”沈珍珠明眸若水，目光一刻不舍得由儿子身上移开。

“陛下昨日还说，适儿没个兄弟姊妹的，怪是孤单。”张淑妃细长的凤眼眯起，笑盈盈说道，“珍珠，待咱们克复两京，你可得为做多添几个子嗣。”

沈珍珠听其话音，意味深长，心头虽微泛酸楚，却是抬眉对视笑道：“咱们李唐素来子嗣繁茂，娘娘多虑。”

“这也是，可不正是我多虑！”张淑妃莞尔一笑，视线又落到怀中李侗身上，“皇上膝下现有皇子十四人，比起先皇，却也算少的。”又叹口气，若有所思，道：“不知前方战况如何？”

沈珍珠微微皱眉。空气中仿佛总浮动着一缕不安，前方日日战报，唐军与叛军已于长安近郊开战，那正是白刃血纷纷。沈珍珠状若无事，然身心处处，莫不为李俶牵挂。

说话间，李适已一步步走至张淑妃面前，抬起左手上的糕点，“啊啊”的朝她叫唤着，张淑妃一看，那本来方方正正的绿豆小糕，已被他小手儿捏得不成原形，欠身拿起，失笑道：“好个乖孙儿。”

沈珍珠对着儿子，不快与不安暂且抛诸脑后，情不自禁将李适抱起，香香他的小脸蛋，却听他在怀中仍奶声奶气地叫着“娘，娘”，倒似有极要紧的事，松开一看，原来右手捏着一块糕点，正殷殷地递与她。张淑妃在旁道：“适儿今后必然纯孝无比。”

“皇上驾到——”

内侍长声通禀中，肃宗袞冕在身徐徐走入室内，显然刚下朝。沈珍珠携了李适便跪下接驾。

肃宗容色委顿，带着三分疲惫、三分憔悴，随意挥袖，示意一屋子人都起身。自李俶领军开拔而后，他夜夜做梦，难以安睡，一时噩梦全军湮没，一时叛军杀至凤翔，一时玄宗指责怒斥。

他重重坐上软榻，长叹一口气，神色凝重。沈珍珠正拟告退，见他这般神情，心又悬起忐忑，不知前方战况如何。

“李辅国！”肃宗盯着桌面好一会儿，开始下令。





李辅国一直跟在肃宗身畔，连忙答应了。

“着人在城楼等着，一有战报，立时回朕，一刻也不许耽误！”

李辅国脸上堆起笑，“回陛下，奴婢早已部署好了。”

肃宗手轻轻敲打几案，自言自语：“今日战报为何迟迟不来？”

一名宫女由侧旁奉上茶，张淑妃使个眼色，亲手接过端至几上，温声劝道：“陛下不必急于一时，连日大雨，道路受阻有所耽搁，也是难免的，指不定今日捷报便至！”

肃宗听着连连点头，端起茶盏放至唇边，啜了两口，放下，起身在室内慢慢踱步。兜了两圈，侧头对李辅国道：“怎么信使还不来？”又兜两圈，仿佛刚刚看见沈珍珠母子，停步走过来，李适扑闪眨着眼睛盯着他看，他勉强挤出笑，手掌抚过李适的小脑袋，道：“天色不早，都回去吧。”

“长安信使到，信使到——”室外传来洪亮急促的通禀之声。

“快传！”肃宗顾不得这是后妃寝殿，疾声喝令传入。

信使玄衣明甲，全身湿透，于室外“咣当”解下佩剑，大口喘着气与程元振共同进入室内，刚要跪下行山呼大礼，肃宗制止，只道：“前方战况如何，速速与朕报来。”

信使仍是一跪下地，拱手垂头，朗声禀道：“禀陛下，元帅已于昨日击溃叛贼，收复长安！”

肃宗由榻上腾身而起，喜悦之色溢于言表，然这胜利的消息来得太急，宛若不真实，抚案追问：“消息无误？！”

信使磕头：“千真万确。”

话音一落，李辅国已跪拜于地，口呼万岁，长声恭贺。他这一跪，连张淑妃、沈珍珠在内，一屋子人都跪下朝肃宗贺喜。

九月二十七，李俶所率大军屯于长安城西香积寺泮水东岸，叛军以安守忠为帅，领十万兵马列阵北面，双方数回交战，各有胜负。其后，唐军收得秘报，发现叛军隐于阵地东面的伏兵，叶护领回纥军队将伏兵打得落花流水，双方复激战六个时辰至次日凌晨，斩首六万余众，大败叛军。叛将安守忠、张通儒诸人均于当晚弃城而逃。

肃宗眼角已噙了泪花，揽袍朝西向本朝列位先皇跪拜一番，这才招呼众人平身。忽地想起一事，问道：“回纥军士可有在长安抢掠？”

信使道：“元帅曾劝解叶护王子——若在长安大肆抢掠，洛阳百姓必会离心，且待克复洛阳后再说。叶护王子听从元帅之语，只在长安城外驻扎，未有入城。”

肃宗更加欣喜，缓缓坐回软榻，复端起那盏茶，笑道：“我天朝大军重回长安，百姓定是欢喜不已。”

“元帅昨日领兵进入长安，秋毫无犯，百姓迎者载道，皆称‘广平王真乃华夷之主’。”

“哦？”肃宗端茶的手稍稍一滞，随即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搁下茶盏，连连点头，对张淑妃笑道：“俶，实堪委以重任。”

十月十九，肃宗御驾浩浩荡荡由凤翔出发，回返长安。

二十二日傍晚，浩大威武的队伍到达咸阳望贤宫，此时距长安城仅四十余里。新任咸阳县令闻知御驾亲临，领着周旁数百百姓前来奉送果食。肃宗想起去岁逃亡情景，天差地别，人事全非，如今他已为天下之主，再不必如往日般担惊受怕，更兼长安于上皇手中失，于他手中克复，千秋万载，此功不没，心情爽朗，下令停驻望贤宫一夜，明日辰时再出发。收复长安后，李俶之军已乘胜奔赴洛阳，长安系虢王李巨留守，新皇入京，必得仔细筹备迎驾之仪。

沈珍珠安顿李适睡下，又去探崔彩屏。此番回京，依张淑妃所想，本是要将疯疯癫癫的崔彩屏安置于凤翔，待局势大定后再作盘算，还是沈珍珠心中不忍，知悉唐室是要抛弃这可怜女子，坚持要带崔彩屏同行，所幸一路来崔彩屏每日只昏睡，没有发病闹事，不然而于皇室面上殊不好看，更为他人嫌恶。

就着那微弱的灯烛光芒，沈珍珠见崔彩屏脸色微有红晕，恬静地沉沉睡着，脸方才由宫女擦拭过，颧骨瘦削突起，唯有这一刻，她还尚存依稀过往美丽。

“太医瞧过，没有别的不妥，她就是最近嗜睡。”素瓷在旁轻轻说。

素瓷怀中抱着她的孩儿。沈珍珠不放心将素瓷一人留于凤翔，故对外称素瓷丈夫随军出征，带了她母子二人同行，因望贤宫内殿宇房室甚少，让她与崔彩屏、几名宫女共居一室。

那孩儿不足三月，如小猫儿般蜷缩在素瓷怀里睡熟。沈珍珠垂头仔细看了看，低声道：“这连日赶路，孩子也受苦了。”托住素瓷环抱孩儿的一双手，叹道：“所幸我们姐妹虽颠沛流离，却始终能在一处，我也于愿足矣。”

素瓷眼圈一红，微有哽咽，“小姐，你对我太好了。我，我……出了这样的事，实在给你丢脸，……今后无颜见老爷、夫人。”眼眶转动，落下泪来。





沈珍珠接过孩子，放于另一张床榻上，转身握住素瓷的手，皱眉道：“你说什么傻话，你所受之苦，均因我而起，下回再要听你这样说，我可要生气了。”素瓷伏在沈珍珠身上，先是抽泣，终于慢慢哭出声。

沈珍珠遣出所有宫女。望贤宫曾遭叛军洗劫，咸阳县令于御驾亲临后匆匆布设，内侍为她安置的寝殿仍是华美的。彩绘天棚下四盏明角宫灯熠熠发光，西墙是巨幅壁画《饮宴游春图》，壁画前长几空空荡荡——那原是摆放着数件宝物器具，均被叛军抢掠去了。她掀开那由天棚垂落下来的织金锦缎幔帐，徐徐平躺于阔大的床上。

殿外，重重落落的人影、火把，甚至听得到严明在外轻轻的踱步和闷咳声。

李俶临走前一晚，曾执她之手，深深凝视，颇有不安。他或是想起两年前的出征，只因他的一时失误，致令她遭受诸多苦楚。

她却是笃定安然，偎于他怀中，下颌抬起，优美的弧度，“不必担心，我与适儿，将比任何时候都安全。”李俶千军万马在握之际，皇帝与淑妃就算再存疑心杀意，也不敢对她母子二人动手。若她二人有甚不测，李俶顿起别意，所谓天高皇帝远，再重演肃宗灵武称帝之行，岂非大大不妙？

她记得他曾叹息道：“我与你成亲四载，总是聚少离多——”深有愧疚，还待再说，她是明白他心志的，掩口阻道：“既而天降大任于你，珍珠只与你共进退。”旁的話，都不用说了吧。

他眉尖一扬，含笑看她。她也含笑，由他的面庞，再望向天际一轮新月。

心中，终究还有一份怅然，他看不见。他也望月，月华新旷，此生还这般漫长，他想要的东西，还那样多……

如今，长安渐近。她曾数次遥想克复长安，他受万民景仰跨马入城情形，心旌摇荡，他本属高坐尘寰之上，她曾想过与他并驾齐驱，如今方知一直是他奋力提携着她，扶助着她，拉着她往前走。

他与她所恃的，不过是一枚相知的心而已。

他远赴洛阳，将与安庆绪决一死战。安庆绪已近病魔，沈珍珠阖上双目，实不敢卒想这一场战争……

忽然，她隐隐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喧哗，那声音开始是极低的，渐渐愈来愈大，她侧耳倾听。殿外，侍卫宫女走动错乱，火把忽来晃去，映得那氤氲夜空蕴入三分残血之色，她隔着殿门问道：“什么事？”

“某正在令人查看，是陛下所在传来的声音。”严明在外答道。

“快快护驾，有刺客啊——”嘈杂中，鸭公噪般的声音猝然响起。

“严将军，快去护驾！”沈珍珠心里一惊。

严明答应一声，却不闻他挪步离开之音，想来答应是答应，人未移动分毫，只作护卫沈珍珠打算。沈珍珠心念转动，不知何人敢大胆行刺，稳坐静观也是上策，遂急急道：“令几个好手去护驾，将军快去看视世子！”

严明这才急促答“喏”，步履快捷有力，匆匆往旁侧李适殿中奔去。沈珍珠只担心儿子，正欲打开殿门冲出，省起身子上只着中衣，飞跑过去披上外袍而出。

李适尚未睡着，与乳娘在榻上玩耍，由肃宗所在传来的打斗厮杀声由隐渐现，李适见沈珍珠进来，一骨碌站起，扑入母亲怀中。

严明道：“依某愚见，王妃和世子都留在此处勿动，某听音辨器，此事不用半个时辰便平定。”见沈珍珠微有疑色，解释道：“王妃或许无法听清，严某习武之人，可听见此际西南弩弓发射‘嗖嗖’作响，大大显于刀枪交织之声，定是陛下近前内飞龙使已将刺客团团围困，才能发弩射杀。现在只恐有漏网之鱼四处逃窜，王妃和世子同在一处，由严某护卫，某才当其职。”

沈珍珠着人将素瓷及近旁宫女均唤到此处，又加派人手护卫昏睡中的崔彩屏。果然不到半个时辰便有侍卫来报——陛下安然无恙，刺客悉数伏诛。

沈珍珠问：“可知刺客是些什么人？”

侍卫道：“刺客有十余人，个个武艺不凡，内飞龙使当场诛杀数人，其余本已成擒，谁想这些人竟咬下口中密藏毒药，自尽身亡。陛下盛怒，已传刑部侍郎冯大人彻查！”所指冯大人，正是风生衣，因已擢升侍郎，形迹显要，故此番李倣出征，他未能跟随。

素瓷原抱着孩儿侍立一旁，听到“冯大人”三字，身子微微抖动，皓齿轻咬下唇，不动形迹微垂头，已是强力掩饰心中难过苦楚，沈珍珠看在眼里，亦是心酸。

圣驾受惊，沈珍珠随即由严明护送去圣前请安，肃宗殿外已赶来诸多闻讯问安的皇子郡主，见了沈珍珠，不自觉让出道路由她在前。

一番见驾、问安折腾归来，夜已渐深，沈珍珠见李适已睡熟，遂回至寝殿。严明几乎寸步不离沈珍珠，见她一脚欲踏入殿中，忙的闪身在前，禀道：“容某先入殿中探视。”沈珍珠深知严明粗中有细，定是担心她离殿后旁人潜入，微笑

点头应允。

严明大步上前，也不管此系沈珍珠入寝之所，毫不避忌地左右察看半晌，回来对沈珍珠道：“王妃可入内了。”

宫女悄然退出殿外，合上大门。

沈珍珠步履疲惫，伸手拂那幔帐，忽觉头顶白光晃动，一道锃亮优美的圆弧，卷起急劲之风，迎身斩来。

沈珍珠甚至来不及闭眼。

死，如此简单。刀光血刃下，从不分王公贵戚、贱民草芥。

第四十八章 干排雷雨犹力争



锋刃杀气侵喉，沈珍珠自忖必死，却觉脖间凉嗖，垂目，如月弯刀抵入她颈下。她反倒笑起来，对面前人细声道：“你若要逃生，只能以我为质，绝不可杀我。”

此人身材魁梧，玄衣蒙面，听完她的话，那刀势不松反紧，再向她颈间进了一分。她脖间疼痛，殷红鲜血沁出。她忍痛，仍凝眉劝说：“你若刀刃再进一分，我便大呼侍卫，你我一拍两散。”

那人双目灼灼，似有所思看她，沈珍珠正犹疑这目光似曾相识，却听他低声顿挫言道：“若我此行，只为取你性命呢？”

他官话挟带北地口音，音调熟稔，沈珍珠再看向那一轮弯刀——正是回纥人惯用的弯刀。他是？脑中只欠一丝灵光乍现，那人已用左手慢慢除下面罩，“王妃可还记得詹可明？”

面前之人虎背熊腰，方脸泛黑，威武刚毅，当年于回纥虽见面次数甚少，然样貌依然当年，并无丝毫改变，果真是默延啜最信重的护卫首领詹可明。

他以刀刃架于沈珍珠脖子上，毫无松动，道：“王妃风采胆略，更甚昔日。只可惜詹可明重金购取十五杀手死士性命，假意行刺大唐皇帝，却只为杀你而来！”

沈珍珠脖间鲜血慢慢沾染领口，心头惊悚轰然而上，压倒疼痛。她一直只是刺杀皇帝之刺客逃亡之际潜躲于兹，却未料如此——刺杀皇帝竟是虚，要她性命竟是实！扬眉一笑，道：“不知本王妃之死，对你回纥价值何在？容本王妃也做个明白鬼。”

“詹可明敬重王妃。然如今有三个理由，王妃不得不死。其一，王妃可知广平王殿下已于今日攻取洛阳？”

沈珍珠微喜，既然攻取洛阳，李俶必定无恙，旋即明白詹可明之意——两京



收复，大唐正值士气高涨、上下一心之际，然于回纥，却是中土愈乱愈为有利，她若有所闪失，必可令肃宗与李俶两相生隙，挑起父子不和。如今天下百姓唯存侥幸者，乃唐室仍上下齐心，若皇室分崩离析，则天下一乱不可收拾，昔年五胡乱华，皆由此起。只是，皇帝与李俶父子之间关系之微妙，绝非一般人能看出，能想出这样计策，似乎亦非詹可明才智可及，莫非——默延噶？

连指尖亦然发凉，她并不畏死，然而深知，唯有这回，她偏偏绝不可以死去。声调平和，说道：“将军所言是什么意思，恕本妃不懂。”唯有拖延时间了。

“王妃的眼神已告诉我，你已全然懂了！”詹可明刀刃仿佛又近半分，沈珍珠咬牙，仍是面上有笑，道：“那好，就当已经听懂，其余两个理由呢？”

“其二，可让叶护王子无亲恩可顾，做事不再瞻前顾后。”

沈珍珠冷笑：“也罢，这第三呢？”

“可汗不必为情所陷，失却威仪、雄心。”

听完最后一句，沈珍珠已经轻嗤笑出声。詹可明沉眉，低声道：“王妃笑什么？”

沈珍珠道：“本妃有一事不懂。”

“什么？”

“既而将军你理由充分，为国为你家可汗处处着想到了，为何不一见本王妃便执刀就杀，还要说这一大通话？”

詹可明嘴皮嚅动一下，却连一个字也未说出，已听沈珍珠道：“只因为，你未得可汗应允，擅自做主来杀我，心中也自犹疑不决！”

詹可明给她说中心事，不由微微一愣，那搁在沈珍珠脖上的刀下意识放松丝缕。然而这迟疑只在顷刻之间，随即把心一横，眸中晃过狠绝之焰，“可汗若要怪我，詹可明无怨无悔，只要为我回纥，我——”

那“万死不辞”四字未及出口，却见沈珍珠猝然抬起右臂。他原本眼神锐利，此时虽天气寒冷，沈珍珠因连番变故，衣着并不厚实，抬臂间可见其腕中晶光闪烁，袖袍难掩光泽。詹可明早已听闻过，中原女子多佩有“袖中箭”以备防身，当下连眉发亦不轻动，左腕疾出如电，双指如钳，紧紧扣住沈珍珠手腕，不屑道：“王妃恁地作无谓反抗？——”

正说着，腹部倏地刺痛，低眉中，一柄雪亮小剑已抵入腹脐。他身着内甲，这小剑却这般锐利，竟而穿甲而入。沈珍珠嘴角噙起几分笑意，又似有几分决然，颈上鲜血仍然滴落，胸前半片衣襟几近浸透，左手紧按剑柄：“将军切莫轻

举妄动，此剑乃陛下方才御赐，削铁如泥。我不懂武艺，将军若稍有异动，只怕我无法掌控剑势，以致重伤将军。”

詹可明显然呆住，没想到一时大意，竟让这区区女子以剑胁迫自己，实不堪与人提及。心头勃勃怒火上升，瞪着沈珍珠道：“王妃性命已悬于我手，可知这有什么后果！”

沈珍珠斜觑颈中利刃，道：“将军要取本王妃性命，本王妃也不吝惜区区贱命，将军要拿只管拿去就是。我只深信将军在刺死我之际，我亦能以毕生余力，同时将你重创。行宫守卫森严，你重伤在身，绝无可能全身而退。你无论被生擒或死于侍卫刀下，只要见着你的形貌，必知你是谁，必知是何人杀死本王妃。你的计划全然落空，陛下和广平王更会同仇敌忾。”

詹可明炯炯双目死盯沈珍珠，半晌不作声。若此事因他之失误功败垂成，他必成回纥罪人。而方才沈珍珠有意分散其精力，使其双手无以三顾，才可以剑刺入他腹脐，但分明可刺入更深以重创他，却未有这般做，正是为彼此留下生机。詹可明何等聪明之人，沈珍珠这般用心，他只要微作思虑，岂能不知。

沈珍珠冒险一击，胜算加大，说道：“如何？还请将军先弃兵刃？”

詹可明怒道：“就算今日詹可明棋差一着，但现时与王妃势均力敌，该当同时弃下刀刃，为何要我当先？”

沈珍珠“啧啧”低笑，道：“将军智谋过人，怎的这层没有想透？若是同时弃下刀刃，将军一身武艺，再反身制我，本妃岂不再入死路？唯今之计，只有委屈将军先弃兵刃，否则，本妃宁可与将军同归于尽，也不负镇国夫人之名。”

詹可明冷笑：“好个镇国夫人，詹可明佩服得紧，本是我要杀你，如何倒反被你制！”

原是胜券在握，只为一时之失，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反受掣肘，这放诸任何人身上，只怕都是不忿恼火之致。

沈珍珠听言不答，只笑看他。既无法在杀死沈珍珠后安全逃出行宫，先弃兵刃，是詹可明唯一可选之路。一来虽然詹可明弃兵刃后，沈珍珠可乘隙重伤詹可明或大呼侍卫，但詹可明虽失兵刃，亦有余力反手一掌，将她毙于掌下，沈珍珠必不会以自己性命作此无谓之事，詹可明方能全身而退。二来詹可明本不宜在殿中拖延时间过久，否则被殿外侍卫发觉，后果堪忧，他须得速下决断。

詹可明长吸口气，松手放下沈珍珠被扣右腕，缓缓将面罩重新覆上，道：